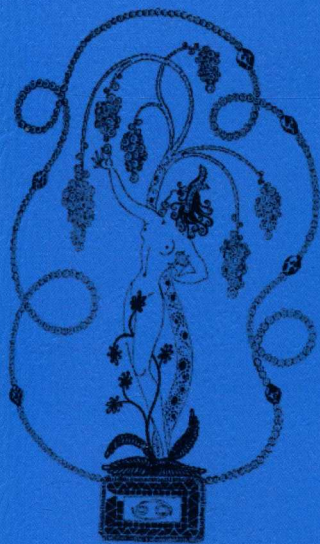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美学语法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与艺术思想

王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美学语法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与艺术思想

王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语法：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与艺术思想 / 王峰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5870-5

I. ①美… II. ①王… III. ①维特根斯坦, L. (1889~1951) —
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B83 ②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9127号

书 名	美学语法：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与艺术思想
著作责任者	王 峰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870-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8.5印张 257千字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43.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是以下基金项目成果：

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艺美学的语言论重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项目号：09CZW015）

2008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文艺美学思想”（项目号：08JA751012）

200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维特根斯坦与文艺美学”（项目号：2008BWX001）

本书受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基金的资助，特此鸣谢！

序 言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研究简单回顾

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分为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思想和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从已出版的著作和笔记来看，维特根斯坦前期较少思考美学问题，后期美学和艺术才进入他的视野，成为集中思考的主题。本书将致力于梳理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美学与艺术观念，力求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美学与艺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呈现出来，并吸收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材料以推动其美学与艺术观念的分析。

目前，国际上维特根斯坦研究越来越兴盛，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进入 21 世纪，这种研究热潮依然不减，维特根斯坦已经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度远未被我们完全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国际上维特根斯坦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数学哲学、伦理学、宗教、政治哲学、社会学等方面，与之相比，美学与艺术方面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远远没有充分展开，作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美学家的地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但国际维特根斯坦研究界已经开始重视其美学与艺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学与艺术思想的阐发，一是美学与艺术思想的借鉴、发挥。前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例证就是 1983 年 8 月 15—21 日第八届维特根斯坦研究大会在奥地利的基尔希堡召开，会议专门以维特根斯坦美

学与艺术观念为议题，讨论热烈，并于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由维也纳的 Hoelder-Pichler-Tempsky 出版社出版，收录了 44 篇重要论文，论题涉及美学与艺术方法、审美创造、美学与诠释学、语义学与虚构概念、艺术制度等几个方面。^① 其后关于维特根斯坦美学与艺术问题的论文逐渐多起来，但集中研究的专著却很少见，只有寥寥数部，重要的著作主要有美国巴德学院 (Bard College) 的盖博·海博格 (Garry Hagberg) 教授的《艺术作为语言》(*Art as Language*)^② 和《意义与解释》(*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③，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却以数十部乃至上百部计，这说明对维特根斯坦美学与艺术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后一个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美学与艺术的发展上。莫里斯·魏茨 (Morris Weitz) 的艺术无本质论、乔治·迪基 (Gorge Dickey) 的艺术制度论都直接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启发，目前在中国影响巨大的艾伦·丹托 (Allen Danto) 的艺术相关性观点间接地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启发。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不谈维特根斯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国内维特根斯坦研究也有渐渐兴盛之势，前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以韩林合为代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以陈嘉映为代表，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和数学哲学方面，其他方面的研究较为少见，美学与艺术方面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只有四十余篇专题论文、一部专著、一部博士论文，大多集中在家族相似、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以及美学之死等方面，有一定的启发性，也有助于填补此方面的空

① Rudolf Haller(ed.), *Aethetik*, Wien: Hoelder-Pichler-Tempsky, 1984.

② Hagberg G. L. *Art as Language: Wittgenstein, Meaning, and Aesthetic The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Hagberg G.L.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Wittgenstein, Henry James, and Literary knowledge*,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白，但就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性而言，这些成果还远远不够，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误解。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赵汀阳的论文《维特根斯坦美学：划界问题》^①和刘程《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研究》^②是质量较高的，能够把握到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的核心进行阐述。从思想的宏观把握上较为准确，但结构和细节阐发还有很多需要增强之处，与英文研究成果比较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刘悦笛《分析美学史》^③虽非专门研究维特根斯坦美学的著作，但在专论维特根斯坦美学的章节里，显示出对维特根斯坦相当准确的理解。

从总体上，国内外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后期美学思想的阐发还留有巨大空白，由于维特根斯坦的美学与艺术思想与其整体思考密切相关，所以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其后期整体思想才能较好地进行阐释。

二、语言论转向的困境与必要性

不须讳言，在当代中国学术环境中，语言分析美学境地尴尬。一方面，作为一种当代西方学术流派，分析美学已经处于衰退的境况，西方学界已经从分析潮流中摆脱出来，对语言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反思，这也给中国学界带来重大的影响，因为一种学术潮流在西方的落潮往往使中国学界的跟随愿望降低，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观念反应；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和文化思维惯性又不甚喜欢语言分析这一看似琐碎的分析方式，认为这一方式不去解决大的整体性宏观的问题，只关注小的问题，而且用严格的分析态度来对待人文学问题，这也让习惯于宏观把握和诗性思维的中国学界不太喜爱。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

① 赵汀阳：《维特根斯坦美学：划界问题》，《哲学动态》1990年第8期。

② 刘程：《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③ 刘悦笛：《分析美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成了合乎情理的拒斥态度。

语言分析美学的这一困境可以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学大量涌入中国，语言分析美学曾一度受到过关注，当然它不可能像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后殖民等流派那样受到重视，甚至也不及符号学、新批评等流布并不广泛的学术观念的影响，但毕竟进行了一些研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当代影响大的一些分析美学家做了介绍分析，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著述，但从整体上看，语言分析美学还属于不太受重视的学术流派，其学术方法也未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和追随，语言分析美学在西方学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学界似乎是不可复制的。相比较而言，另外一种具有严格分析精神的学术流派现象学在中国学界似乎幸运得多，当然意识分析与语言分析还不一样，意识分析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强度，它带给研究者一种强大的精神幻想，仿佛我们能够凭借意识的力量像做精密手术一样对意识进行分析，这对意识自身的间离感要求很高。相比较而言，语言分析与现象学分析就不一样，现象学依然存在一种整体感，一种普遍性的要求，而语言分析却放弃了这一普遍性要求，将其归入语词误用的范围，走向语境化的语言分析，这就不免降低了对渴求普遍魔力的学者的吸引力。

语言论美学在中国的困境是否就意味着这一学术路径的没落（不适应）呢？其实不然。我们经常认为一种思想的水土不服就意味着这一学术思想与中国语境不合拍，不接中国的“地气”，其实，这一观念未免过于简单化和平庸化。一种学术思想不能仅仅看它的一时发展，而要看这一学术思想是否具有真正价值，是否能深刻地改造中国的学术思考。我认为语言论转向是可以做到的。一种学术思想的价值并不以持有此种见解的人数多寡来断定，而是依照其真正的学术思考深度为基础，只要具有真正的学术思考深度，它必须会在某个时间被大多数研究者接受，成为所谓的热潮，但在此之前，守住清冷的研究岁月却是必要的，也是学术研究最自然的经历。

以维特根斯坦思想为起点之一的语言分析美学在西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的方法从哲学界泛滥至美学、文学、法律、社会学、宗教、艺术等各个学科，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分析方法，语言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美学浪潮的确退潮了，但作为一种基本的学术分析方法却更加普遍化了，它已经成为基本学术训练的一部分，内化在基本的学术观念中。相比而言，中国学界从未经历过这一普遍化和内化，只是看到语言分析美学的没落就将其抛在一边，这就不是出自理性反思，而是一种盲从。从学术惯性的角度看，沿着同一种学术观念发展自然具有优势，因为走上这一条道路的学者人数众多，理解者也多，而转到人数少的道路上理解者自然就少，中国学术界较少经历这种看起来琐碎的学术分析方法的锤炼，自然产生先天的抗拒，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从学术惯性演化来的学术惰性。从整体观之，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较之西方学术还有比较大的追赶空间，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赶上或超过了西方学术研究水准，但在语言分析上来看，我们无疑还是小学生。虽然语言分析美学看起来不太亲近中国学术研究的个性，但是一来，缺之当补之，二来通过用汉语来表述、思考分析美学观念，这本身就是扩展汉语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具有普泛效力的学术思想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将语言分析美学彻底地思入汉语之中，是提升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质量的最基本方式。这一方式存在于每一个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活动之中，但我们却往往忽视它的存在，把这一最基础地吸收西方学术的方式简单地外化为中国思想与西方学术的二元对立，并且连篇累牍地探讨中国学术怎样学习西方，怎么吸收西方学术，而看不到这一吸收本来就已经在所有的介绍、陈述、评判、批驳、运用、变化等等之中了。正是运用汉语这一语言进行思考，语言分析美学才真正会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研究者的责任不仅在于为这一吸收借鉴做出宏观上的、整体性的辩护，更在于将这一学

术思想的每一个细节内化在自身的思考当中，自觉乃至自然地运用好每一个语言学观念，使之成为自己的基础观念，进而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部分（无论是以并立、对立还是以融合的方式）。两者相较，后者更应该成为基础性的工作，因为没有细节上的纯熟应用，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就没有整体接受；只有后者才具有辩护的力量，而前者是一种前导性的观念，它引人注目，开辟道路，但道路坚实与否却由铺设道路的一个个具体细节来保证。

语言学无疑是文论和美学研究的一件利器。20世纪60年代，人文研究领域的语言论转向^①基本成为共识，理查·罗蒂所编的同名论集《语言论转向》^②引起了极大反响，也成为语言论转向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学涌入中国，语言论转向的观念也开始产生影响，有一批研究语言论转向的专著和论文出现，一批学者自觉关注各个人文学科的语言问题，在语言论转向的翻译、介绍、整理以及运用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依然遗憾地看到，语言论转向在中国没有生根，只是一种知识性的介绍和了解，没能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普遍性思考方法，在这方面，它远不能跟现象学、解释学相比，更比不上其后的文化研究，更不用提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研究模式。一般的学术观念认为，虽然语言论转向在西方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中国接受的时间延后了三十年，时世异也，自然需要有保留、有选择地吸收；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更新的学术潮流，

① Linguistic turn 的意思很明白，但翻译到汉语里却有三种译法：语言学转向、语言论转向、语言转向。从字面意思来看，语言学转向最接近英文，但语言论转向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种基于语言学的人文研究，相对来说，语言转向所涵盖的范围更广泛，但它有些超出 linguistic turn 所涵盖的范围，容易抹掉与语言学的联系，相对而言，语言论转向更恰当一些，它指出语言学的渊源，但更倾向强调语言分析这一转化方式，与语言学转向比较，摆脱了语言学这一专业学科的依赖性，故此，本文采用“语言论转向”来对应英文中的 linguistic turn。

② Rorty, Richard, ed. *The Linguistic Turn: 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已经覆盖了语言论转向的影响，压缩了语言论转向的空间，并消减了语言论转向的必要性，所以，我们应该追随最新的学术潮流，跨越相对陈旧的语言论转向，直接进入文化研究转向，这才能与世界学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以说，这一观念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必须要警惕的。其重要原因在于，语言论转向不只是一种学术潮流的转向，而是学术方法的更新，一种学术方法如果没能在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产生大量的研究者，没有将这一研究方法吸收入各个学术门类，那么这一方法很难说生根发芽，很难说批判的吸收，更何况我们还没有吸收，就已经生产出铺天盖地的批判了。语言论转向作为一种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没能在中国学术领域生下根来，这既是学术发展的遗憾，也导致了学术发展的缺环。

三、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思考的示范性

要想深入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思考所蕴涵的方向，我们必须明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观念是以什么为起点的。

（一）本体性的转变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思想可以视为一种语言实践型的美学。这是一种反对本体性建构的美学观念，首先，它反对艺术符合现实论，认为艺术并非生活的反映，也非真理的反映，说到底，它不反映什么，但它与生活联系极其紧密，正是在生活中，在语言实践中形成其独有的规则，艺术与现实生活不是谁符合谁的问题，而是伴随的问题，即艺术规则与现实相伴随，在有些体裁中，比如现实性的体裁，生活方面的东西重要，而在有些体裁中，比如强调形式的体裁，形式方面的因素更重要。我们谈及艺术，不能抽象地谈艺术，必须在某种艺术类型的范围内谈艺术，不同的艺术类型与现实的关系也不一样，忽视这一点，就是空泛地谈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其次，反对审美情感决定论。艺术不是内在美感的抒发，而是艺术表述与美感一起产生；没有一种内在的审美力量告诉我们该如何表述艺术，而是我们选择艺术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塑成我们的美感；无论是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都是对艺术语言与审美意象关系的误读，审美意象只能在艺术语言中成型。

总之，在这一本体性转变中，艺术规则才是艺术的关键。艺术规则与大量的艺术文本捆绑在一起的，没有艺术文本，即没有艺术规则，艺术规则就是具体艺术文本的运用，没有抽象的艺术规则。一个有经验的读者在进入艺术文本的时候，总是能够根据艺术文本的展开潜在地调动艺术规则，同时建构艺术文本，所以艺术规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实践的。艺术不断在实践中给自身规定界限，也不断在实践中突破界限。

（二）以美学诊治为手段，以瓦解为特征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论述与其哲学论述是一致的，即都以概念的诊治为基本方式。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树立了一种新的哲学风格，即哲学诊治，维特根斯坦认为，既有的哲学观念以巨型概念为基础，脱离具体的语言使用，做不恰当的普遍性归纳，并将局限性的概念上升为全局性的概念，导致概念与实际使用之间产生了脱离，并导致形而上学错误。要想解决形而上学错误，必须从清理巨型概念入手，把概念放回到语言使用当中，放回到实践当中。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概念的清理工作，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以诊治为手段，做的是在清除障碍中进行建设，这一建设性是相当新颖的。美学研究同样应该以概念诊治为基础，分析既有的美学概念中产生的概念误用，从而中止不适当的美学概念，将美学思考真正拉回到语言使用、语言实践当中。这是以美学诊治为基础的新建设，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建构方法。

从表面上看，既然以诊治为手段，自然包含着对既往哲学、美学观念的瓦解，这看起来像是德里达所做的解构工作。这也从某种角度

响应了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但这样的理解只能视为一种误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看起来的确是在做一种解构性工作，他力主摧毁以往的哲学思考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哲学思考方式，而这一方式乍看起来像是德里达的解构工作，但其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德里达的解构破解了一切可能的共相或本性，但除了解构方法，似乎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立脚点。他解构掉了形而上学共相，破解了系统性理论的建立可能性，但同时为了解构的彻底性，拒绝提供一个可能的出发点。后期维特根斯坦与之不同，虽然在破除系统性理论建构上两者是一致的，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走向彻底的解构，相反，维特根斯坦并不完全排斥建构，只是他的方法中蕴涵的建构不是建基于反思的系统性建构。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不适当地使用语词，将日常语词做了抽象处理，将语词从其具体使用中隔离出来，建造了一系列形而上学大词，这些大词脱离了语境，进行抽象的运用，如此就假先假定了一种抽象存在的可能性，这是错误产生的根源，所以当务之急是进行语词使用的治疗，对语词的语法进行探析，以清除误用及由之而来的错误理解。所以维特根斯坦所做的解构性工作带有清障性质，清除错误的地基，从而敞开真正建设的空间，并规划正确地基的可能方式。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德里达像拆迁队，只管拆房子，而维特根斯坦更像一个城市规划师，讨论各类房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新设计应该如果与既有建筑形成和谐呼应。德里达具有与传统形而上学同样的宏伟气魄，虽然是反面的，否定的，但工作的姿态是一致的，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却完全脱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工作氛围，他尊重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反对进行抽象的、宏大的理论阐述，主张回归到语言实践当中。从方法和达到的成效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建构方式。

（三）非整体性的建构方法

语言分析美学的一个工作前提是拒绝普遍性判断。什么样的普遍性判断？指的就是那种形而上式的关于世界整体的先验式的判断，在这

种判断中出现的是世界的基础性的解释，在美学上是美的本性的判断。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一种怀疑的观念：语言分析美学拒绝了普遍性判断，但它依然留下一个难以自圆的普遍性判断：拒绝普遍性。这种怀疑观念相当有市场，而且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

其实，中止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判断，但并没有中止判断，判断一直是语言的基础功能，离开判断就没有人类行为，只是判断并不是越趋于形而上越具有概括力，抽象的判断也不等同于形而上判断，如康德所说的纯粹先验的判断并非是一种最基本的判断，而是一种要警惕的判断方式。海德格尔说，我们不是去选择存在，而是被抛于存在之中，我们首先存在，然后才发现“在存在中存在”这回事，而这一发现是需要反思能力的。同样，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去选择语言，而是被抛于语言，我们使用语言，才发现语言这回事，并通过语言发现我们存在，同时世界存在。如果从反思的层面看，语言甚至比存在更基底，虽然我们也知道，无论从存在层面，还是从语言层面，语言与存在在实际的活动中，都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语言分析美学的工作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离弃传统形而上学追寻本质的工作方法，彻底将形而上学本质观从方法上阻隔在美学探讨之外，转而进行多点、多层面的美学探询，如此一来，语言分析美学既防止了本质主义观念，也防止了解构主义观念，从具体方式上说，就是将美或艺术的本质探询转变为美学语法研究。

（四）更深层的理论一贯性

维特根斯坦在进行各种问题讨论的时候，总是采取非常简短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或者其他的笔记、手稿，都采取段落式甚至箴言式的写作方式，在不了解维特根斯坦思考的人看来，这些笔记往往跳跃性太大，缺乏相应的理论推导，而段落与段落之间似乎形成错综复杂的呼应关系，没有一个条理清晰的系统性体系来保障各个层面、各个概念间的明晰关联。可

以说，这些初步观感的确是有道理的。维特根斯坦采取的箴言式写作的确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这跟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态度也有关系。他选择这样的方式有其独特的考虑，实际上，这样的写作方法是一种写作策略上的考虑，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在寻求理解上是颇为苛刻的，他不希望普通人来了解自己的哲学，他也认为普通人理解不了，所以他只给那些他认为能够理解的人写作。甚至在听课学生上，他也要亲自挑选，只有极少数他认为可以理解他的学生才能进入他的课堂听课。

虽然维特根斯坦有这样的写作特点，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理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表面上他的论述很跳跃，但他总是回应最深层的困惑或误解，而无暇顾及一般阅读者能否理解他的观念。即使是罗素，他曾经的老师，也常常误解维特根斯坦。比如罗素给《逻辑哲学论》写的序言就被维特根斯坦批评为曲解了自己的观念，而维特根斯坦重回剑桥大学申请学位的论文正是《逻辑哲学论》，在座的答辩委员基本没有能就论文内容提出问题。最终是维特根斯坦提论文答辩结束。^①

按照陈嘉映的说法：“维特根斯坦不是哲学专业出身，哲学史的造诣不深，在哲学方面，维特根斯坦熟悉叔本华的著作，并通过叔本华对康德和佛教有所了解。在哲学和宗教邻近的领域，维特根斯坦熟悉克尔凯郭尔和詹姆士的一些著作。他特别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素养。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赋，使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深度。”^②

由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深刻性和表述特点，为理解维特根斯坦带来巨大困难，幸好有维特根斯坦的再传弟子贝克（Baker）和 Hacker 对《哲学研究》做的完美注疏，可以让我们一窥维特根斯坦

① 参见雷·蒙克：《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王宇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②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8—139页。

思想的秘奥，这一注疏主要以哈克为主，哈克与贝克合写了第一、二卷，三、四卷由哈克独立完成，并且哈克还整理了《哲学研究》第四版并译为英文。这一注疏展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理论上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解决困难问题的技巧和勇气。虽然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并没有人提出这些问题，但维特根斯坦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却获得了学术界的公认，同时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问题也被普遍接受，他本人创立的日常语言分析方式成为欧美学界的主流。虽然在本书中有多处引用该注疏，但这些引用根本不足以展现 Hacker 对我的影响，可以说，能够深入到《哲学研究》之中，细致入微地理解维特根斯坦，而不是粗线条、大枝叶地理解他，没有此注疏是不可能的。我更愿意把我写就的此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研究作品当作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巨著《哲学研究》、其弟子记录的《美学讲演录》、贝克和哈克合作的八卷本《哲学研究注疏》和其他论著、论文，以及本人的相关理解的结合体，以《哲学研究注疏》为引导来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不限于《哲学研究》），并将其转化到美学思考上。目前，这样的研究在英语文献中也并不多见。

四、语言分析美学的建构方法

（一）文本细读与精义阐发相结合

由于维特根斯坦并无明确的美学思想，所以要想阐发他的美学观念必须借助于相关文献和基本观念的梳理。比较幸运的是，维特根斯坦有专门谈论美的课堂笔记，由他最信赖的学生整理发表，这弥补了维特根斯坦美学论述上的不足。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里，他涉及诸多美学观念，也做出了大致回答，只是展开得过于简单，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弥补，因此，要想阐释清楚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观念，必须结合代表其后期思想的重要著作《哲学研究》来进行，因此，结

合着维特根斯坦的一些美学阐述，并运用在《哲学研究》中展现出来的整体性思考，以推展建构符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美学设计就成为一条可行的途径。在《哲学研究》中，“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是其表层观念，这两个观念被提及得最多，但往往只是触及一些皮毛，未及精髓，若想深入阐释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设想，必须深入到他的关键思考当中去，这就是“遵行规则”和反对“私有语言”。在本书中，“语言游戏”演化为基础性的语言论美学特性，“家族相似”演化为艺术类型及艺术类型之间关联的思考，“遵行规则”演化为艺术规则，反对“私有语言”演化为对内在论美学的批判。通过这些阐发，《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思考落实在美学中就演化为一种语言论美学的建构方法。

（二）澄清误解与理论建构相结合

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非常复杂，与一般的哲学、美学思考完全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处于对立面。维特根斯坦认为，既往的哲学思考往往是错误的，其最大的错误就是滥用大词，在需要考察实际细微差异的地方，却使用大概念将差异掩盖掉，这导致了既往的哲学在概念上看起来很周密，但若仔细考察实际应用却充满了断裂，在理论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是实际情况与大概念之间的矛盾，也是实践对巨型理论的不言的反抗。所以，当务之急，是清除一般的哲学大概念，将哲学放回到实际的语言运用和实际情况中去，由之，澄清既有的误解就成为基础性的工作。可以说，本研究涉及维特根斯坦思想阐发的部分都是以消解性工作为基础的，必须先做清障工作，我们才能找到得以前行的道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念中，这一清障工作已经进行得很充分，随之，建构性的工作也同步进行。而在美学中，这一工作尚只是初步的，还没有充分展开，即使是英语研究界，这一工作也展开得很不充分，这就给本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此处所做的工作，与英文文献比对，也是新颖的，富有新意的。